

大師私淑坊

白蕉讲授书法

王家新 编选 导读

上海书画出版社

集
子
及
本
印
章
六
言
不
九
集
子
及
本
印
章
六
言
不
九
集
子
及
本
印
章
六
言
不
九

大師私淑坊

白蕉讲授书法

王家新 编选 导读

上海书画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蕉讲授书法 / 王家新编选导读. -- 上海 :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3.8

(大师私淑坊)

ISBN 978-7-5479-0646-0

I. ①白… II. ①王… III. ①汉字—书法 IV.

①J2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78055号

大师私淑坊

白蕉讲授书法

王家新 编选 导读

责任编辑 吴云峰 王 剑 朱艳萍

审 读 沈培方

责任校对 周倩芸

封面设计 品悦文化

技术编辑 吴蕃中

出版发行  上海书画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593号 200050

网址 www.shshuhua.com

E-mail shcp@online.sh.cn

印刷 杭州五象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2

版次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79-0646-0

定价 26.00元

若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

私淑传统与大师风标（代序）

王立翔

私淑一词，最早见于《孟子·离娄下》：“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东汉赵岐章句曰：“淑，善也。我私善之于贤人耳，盖恨其不得学于大圣也。”孟子与孔子前后相距百余年，自然是不能“为孔子徒”的，故而赵岐之注将孟子言语中因未能亲炙受教而无限抱憾的隐意准确地揭示了出来。从此，“私淑”一词就为后人袭用，并潜藏下两个基本要义：一是学习者未能受业但仍尊之为师，二是潜心研习、学有所成且能承传乃师学术。

在今天这个网络用语风行的时代，“粉丝”一词几乎无人不晓，但举出“私淑”这个古老的词，问其准确词义，或许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已难以语焉其详。“粉丝”与“私淑”有相近之意，但远不具备“私淑”一词丰富深邃的文化内涵。

在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度，“私淑”曾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教育、学习的手段，甚至是文明传承的重要方式。由于古代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知识、学问的获取或传播，主要靠口耳相授。故作为学生尤为看重师承关系，以标榜学问的来历、学术的正统。但并非所有求学者都那么幸运，故孟子又云：“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孟子·尽心上》）前四种是指圣贤施教，各因其材，最后“私淑艾者”，则是指未收入为徒的，可以通过自学以获得其所治之学。毫无疑问，想要“及门受业”远非不辞长途跋涉、多交几根腊肠那么简单，最不可逾越的，是时空交错，不能起先师于黄土啊！故古之学者，更多的是通过“私淑艾者”的方式，获得“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各种本领。在儒学成为封建时代文化主流之后，以孟子

自“二王”成为书法正统后，“二王”一脉的书风几乎主导了其身后的几乎整个书法史，后继者以此为法乳，又依凭各人的努力和禀赋，成就了一座又一座高峰。毫无疑问，“二王”成为了后代书法研习者最重要的“私淑”对象。如同中国其他传统学问、技艺的延续、发展一样，书法的沿革、兴衰，亲授和私淑这两种传习方式，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进而形成了独具内蕴的传统，甚至被视为一种精神上的尊崇。这种尊崇一直延续到现代，以沈尹默等人的深入实践和理论发扬得到了进一步彰显，以白蕉的自我标榜（曾刻有“王右军私淑弟子”印）宣示了“私淑”书学精神的现代延续。

这期间，还有沙孟海、林散之、启功等一批现代卓有成就的书法名家，担负起历史的责任，他们在汲取前代营养时更不忘传统的脉络，或取碑刻金石之韵，或举回归帖学之旗，结合个人的性情和睿智，不仅在技艺上刻苦探索，更在学术理论上勤奋耕耘。其中尤以沈尹默成就最为杰出，他很早开始整理古人的书学文献，总结书法规律和学习心得，并结合现代教育理论，倡导书法普及教育，更组织机构，亲自授课。今天看来，他们当初所做的一切，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书法繁荣，不仅在人才培养上，也在书学理论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正是这样的努力，他们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当代书法奠基人。他们堪称是真正的一代大师。

令人不可想象的，是在他们身后的大半个世纪里，或遭遇旧纲常捣毁，师道无以为尊，或涌来经济大潮，书坛浮躁亢奋。多时以来，审美意识混乱，书法界伪“名家”甚至伪“大师”四处横行。而书法的“私淑”传统未被很好地重新认识，却被一些沽名钓誉者“拿来”到处招摇撞骗，以致浅薄、低俗、粗陋之风盛行。这些状况深深侵害了书法的当今发展，令人不无有书道“式微”、传统“断裂”之虞。凡此种种，令生于今长于斯的当代人，更加体会传承文化的重要性，追念历代前贤所创造的伟大遗产；同时，更加追思那些作古未远的大师们。因为大师的成就直接浸润了同时代人，更泽被了今天的

无数后来者。

在中国,大师一词是学科至高成就的代名词。就国学而言,能称得上国学大师的,必须在中国传统学术(如义理、词章、考据)方面具有突出的贡献,除此之外,还要有高尚的品格,堪为公众师表。以此来比附书法领域,前者要涵盖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的杰出成就,而后者,则建筑于道德品格上杰出的修为。以此严苛的标准来衡量,如前所述,近百年以来,书法领域如上述仅有沈尹默等人可谓是名至实归的一代大师。一方面,他们是真正的书家,均在书法造诣上取得超凡的成就,而非仅仅是善书者(依沈尹默所论);另一方面,在学术上各有建树,视“学问为终生之事”(沙孟海《与刘江书》),故在现代书法实践和理论建树上均有筚路蓝缕之功。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历经民族和人生艰难困苦,仍保持各自独立思想和铮铮风骨,即使在传统文化遭遇西学强烈冲击之时,他们仍锲而不舍,“当仁不让地承担起这个社会所赋予我们发扬光大书法的新任务”(沈尹默《书法散论》)。他们历史使命常怀在胸,且品格鹤立于当时书坛,至今仍是时代的风标,引得无数书法爱好者纷纷追随。

简言之,“私淑”某种程度而言就是文化、学术的“绍述”,是前贤人格精神的“追随”,剔除了这个特征,私淑就没有内核可言。大师是一个时代思想和精神的结晶,因此,一个时代需要有大师级人物。私淑传统的承续也需要不断出现新时代的大师级人物,它会以它特殊的方式去引导初学者步入门径,去抚慰徘徊堂奥之外者的迷茫甚或痛苦,去培养出更多的有识之士,来共同消除书法一脉的外部干扰和内在危机,探索创作与治学更多的奥旨,来秉持前贤的薪火,延续数千年之久的传统。在这方面,这些大师学识兼备,身名远播,本身就是私淑传统最重要的弘扬者。我们相信,大师的风标和精神的引领,是事业从无到有、继往开来的重要保证。我们期望“私淑”的传统,与其他教育方式一起,能培育出对今天书法有用的杰出人才,以博大的胸怀,涵养古今,吞

的“私善贤人”、“恨其不得学于大圣也”为特征的“私淑”传习方式,以为“善治其身”的治学和精神提升,成为了中国文化绵延后代的一个重要传统。

“私淑”作为师承前贤、绍述学识的一种方式,在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包括艺术领域,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于书法一门,“私淑”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但在上古,因文字的使用大多掌握在高层官宦、贵族手中,故书法的传授都为名门家学、父子传业。又由于书法形式表现的特性,书学者更注重技艺的经验传授,名门望族往往积累世之学,常有非凡成就者。到了两汉时期,教育向庶民普及,书法被作为考核、选拔官吏的重要手段,在客观上大大促进了书法的发展。东汉赵壹在其《非草书》中称:“今之学草书者……以杜(度)崔(瑗)为楷,私书相与,庶独就书……夫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余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赵壹的本意是要非难当时的学书之盛,但却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成为一段难得的史料(杜度为汉章帝(75—88年)时人,做过齐相,崔瑗是杜度的学生。而赵壹则生于杜、崔死后四五十年),“今之学草书者”与“后世慕焉”等关键词,记录了当时学书者在草书名家的影响下普遍自学、专研的状况。这段文字可作为书法史料最早的“私淑”内容看待。

这种风尚所及以及书法形式、内涵的多样化发展,条件优越的学子也纷纷在名师、家学之外寻求新的营养。如后来被誉为书圣的王羲之,其年少初学卫夫人,无疑是血脉纯正,但“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这段文字虽不能确认出自王羲之,但所记叙之师法过程,结合王书所得各种养分,其内容是被肯定的。因之,王羲之堪称是私淑前贤的最好典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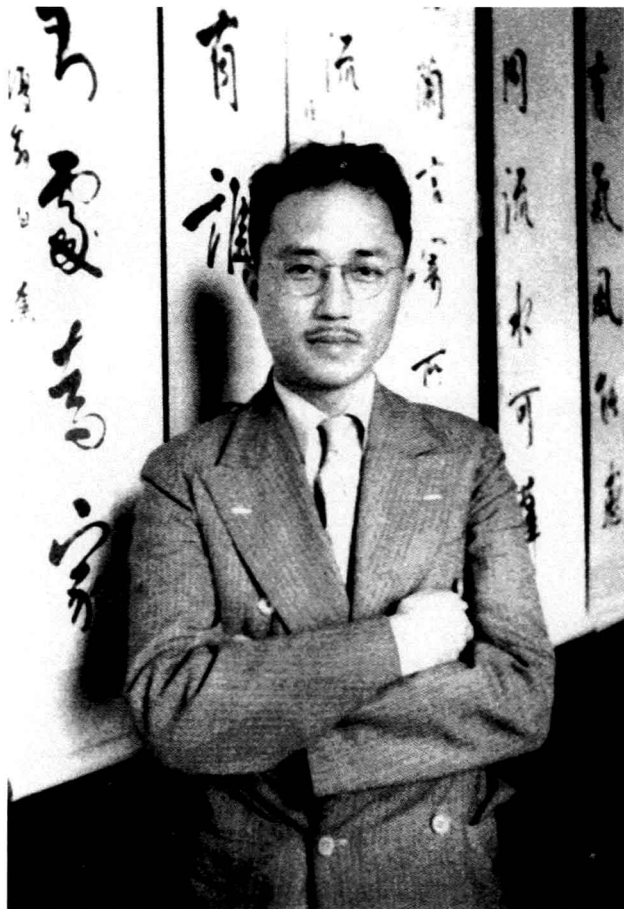
吐中外,来共同继承前贤的宝贵遗产。

我们千万不要甘愿只做娱乐化的“粉丝”,而忘却甚至丢弃了我们具有千年历史传统和信仰意义的“私淑”文化精神。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编选这套《大师私淑坊》丛书,希冀更多的读者透过这些凝聚心血之作,来获取大师们无比的学识力量,弥补无缘亲炙于大师的遗憾。

愿我们的《大师私淑坊》召唤“私淑”的悠久传统,成为一个无师讲授而俨然师在的讲席,它将是一个不受时空限制、令学人永远神往的课堂。

2013年清明后三日再改于梅川嘉泰暂寄寓所



白蕉(1907-1969年)

导 言

王家新

白蕉先生是近现代书法史上杰出的帖学大家，是一位诗书画印兼擅的全能型艺术家，是二十世纪帖学复兴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他沉酣书艺，精研书论，以其超乎等夷的史学观打破总总碑派观念的束缚而直溯魏晋。他在二王一脉帖学经典中研精钩深，数十年不曾间断对传统笔法的研究与探索，最终形成了风神洒脱、意趣高远的自家风范。白蕉在书法创作之余，为复兴帖学、普及书法，他开坛授课，整理讲稿，撰写了一批论书文字。他结合自己的学书经验，把历代学书要旨以简易平实的语言和盘托出，这些文章是白蕉书学思想的集中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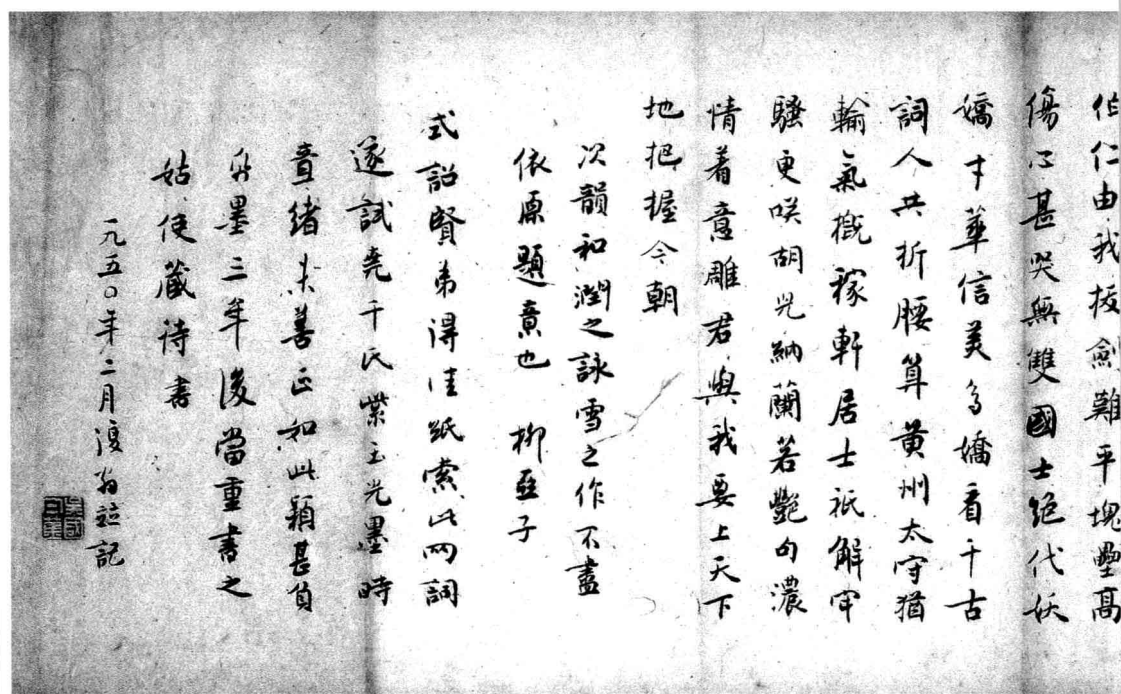
一、由隋唐入魏晋，尽得江左风流

白蕉（1907—1969年），上海金山县张堰镇人。金山县原属松江府，松江古称云间，故常自署“云间居士”、“云间下士”、“云间散人”等。本姓何，名馥，又名治法、复生，字远香，号旭如。后以白蕉行，字献之，别署复翁、济庐、东海生、无闻子、虚室生、秃翁、浅白、养鼻先生、不入不出翁、天下第一懒人、仇纸恩墨废寝忘食人等。白蕉书法出入二王，独步书坛；爱兰植兰，写兰逼真。尝自评“诗第一，书二，画三”，而于篆刻不论。

白蕉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何锡琛（字宪纯）是当地颇具名望的中医，白蕉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他的书法初从欧阳询、虞世南楷书入手，稍后学钟繇，后专攻二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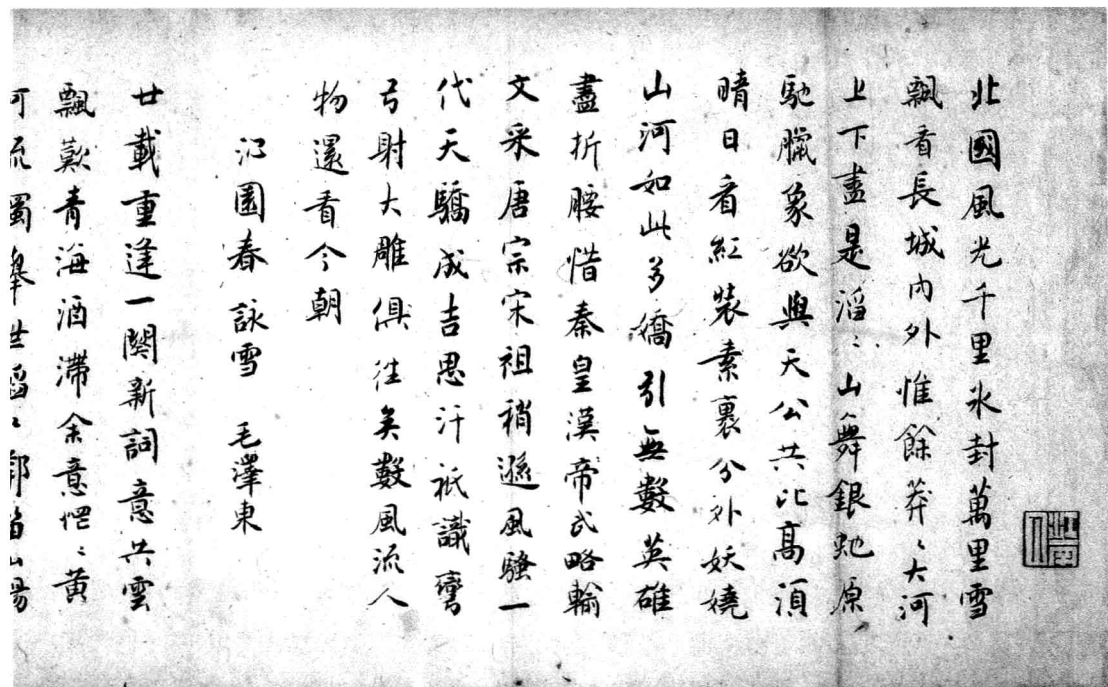
及《阁帖》。乡贤董其昌“学唐乃能入晋”的艺术观点颇有见地，白蕉一生笃信不疑。白蕉学书没有专门拜过老师，基本是自学成家，但他在碑派昌炽的时代竟然一下子寻得门径，由初唐楷书追溯魏晋行草，并最终以二王书风为旨归，直入山阴堂奥，尽得江左风流。白蕉视此为“走正路”，可以说白蕉在学书道路上入手便是极为正宗的帖学训练法，可谓“取法乎上”！

白蕉虽天赋才情，敏学善思，但在学习书法的不同阶段着实下过苦功。如学书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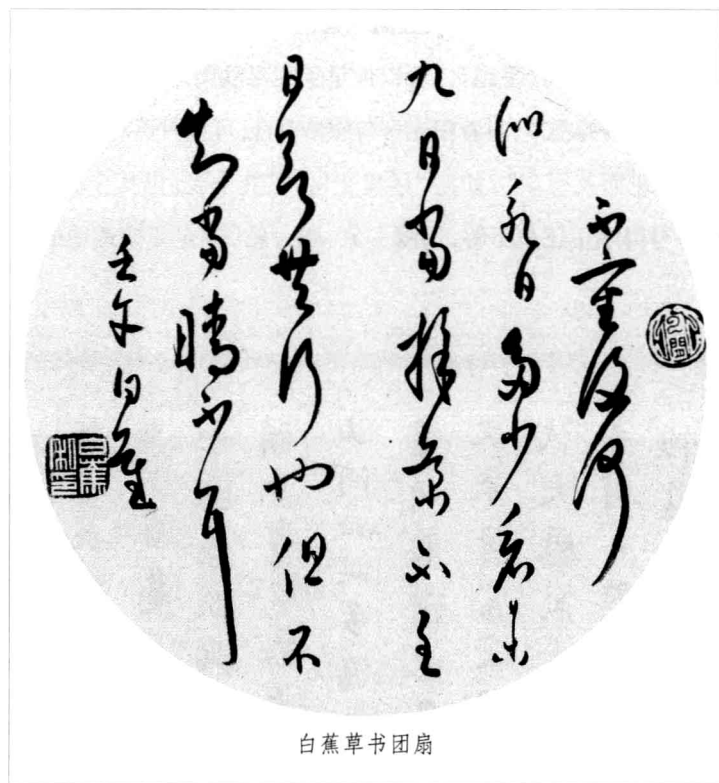


阶,他认为“欲工行草,先工真楷”,而“楷法自以欧、虞为最难”。他要求择帖后就要立定一家,先专后博,“眼中、笔底不要接触别一家,甚至周围环境我认为也都得注意安排好”,临写时“要心到、眼到、手到”。所以他早年临习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和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铭》的临本,对着阳光可与原帖重合,可见白蕉对临摹用功之深。

至于“由楷、正而及行草”,如何“尽其变化,见其全貌,得其全神”?白蕉认为:“临帖光是把字写得端正还是不够,写哪一家、哪一帖,一定要摸透他的用笔方法,一



白蕉书录毛泽东《沁园春·雪》等横幅



白蕉草书团扇

定要临得神气活现才好。”他曾自述初学王字不得法，久久徘徊于门墙外，后来得到了《丧乱》、《二谢》等唐人摹本的照片，悉心揣摩，刻苦临习，才稍解其意。又曾选用《阁帖》中王字放大至盈尺见方，朝夕观摹，终日晤对，遂得其神趣。据白蕉夫人金学仪女士说，他从小就给自己立过一个规矩：墨不尽不休，到老不改。他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

准备两大杯墨汁，常常通宵达旦地临摹、创作、挥洒，笔耕不辍，不到四壁龙蛇，纸尽墨干决不罢休。白蕉诗云“爱书正与此身仇，半夜三更写未休”，是他自己的真切写照，故每称“仇纸恩墨废寝忘食人”。如此浸淫二王法书，体悟魏晋风韵，也就较快地掌握了二王书法的用笔方法，所以心高气傲的他曾经说过：“余早岁临池，夙以之自负。遇得意，自矜‘晋唐以后无此作’印，狂态可掬，然迄今未敢以此席让人。”这倒颇有些像当年董其昌学钟、王三年就不复将文徵明、祝枝山置之眼角一般了。

白蕉学书入手极高，一开始便抓住了中国书法的精髓——二王法书作为自己终生学习的对象，再加上他本人极高的艺术天分和不间断的刻苦临习，使得他的书法很快就取得了相当的成就。1938年，为了捐款抗日，他和邓散木合办“杯水书画展”，初露头角就受到世人激赏。著名画家唐云评其书：“万派归宗漾酒瓢，许谁共论醉良霄。凭他笔挟东风转，惊倒扬州郑板桥。”1940年，三十四岁的白蕉在上海首次举办个人书法展，四方好评如潮。当时的草书大家王遽常作诗赞颂道：“三十书名动海隅，钟王各欲擅千秋。如何百炼功成后，傲骨难为绕指柔。”此后曾多次在上海举办个人书画展，时人评曰：“云间于右军书，功力最深，当代一人，世所公认。”其声名远播海内外。

二、为复兴帖学，吐金石良言

白蕉为复兴帖学、普及书法，授课之余结合自己的经验整理讲稿，撰写学书心得和普及书法的文章。如《云间言艺录》可以说是白蕉书学思想的总纲；《书法十讲》和《书法学习讲话》以简易的语言、生动的例举条分缕析到章节；《怎样临帖》、《书法的欣赏》则是讲稿部分的丰富和延伸。这些文章集中体现了白蕉的书学思想。对于书法普及课稿中所讲述的具体问题，摘要梳理如下：

(一) 学书前的基本准备

白蕉一生淡泊名利,学习书法锲而不舍,而他对书法艺术的痴迷,可谓其“成功秘诀”,即俗语所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他在学书法时要求注意“静、兴、恒”三个字。“第一个是‘静’字。我常说艺是静中事,不静无艺。”“第二个字是‘兴’。我人研究一种学问,当然要对所研究的一门要先发生兴趣。……我们要不怕难,能够不怕,自会发生兴趣。”“第三个字是‘恒’。我们要锲而不舍,不能见异思迁,不可一曝十寒。”

而对于学习的取法上,白蕉认为一定要高。所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斯为下矣!”所以他反对学生学自己:“你们应当先寻着我的老师,你们来做我的同学,将来的成就,也许就会比我好……从来学习者就不见有青出于蓝的。”这颇似祝允明的一段学书自述:“仆学书苦无积累功,所幸独蒙先人之教,自髫髻以来决不令学近时人书,目所接皆晋唐帖也。”

(二) 临帖的具体要求

在正式进入临帖前,白蕉认为选帖最关键,是一个初学者最需要及早地、适当地解决的问题。他认为应该“老师提名,自己选择”,比喻道:“选帖这一件事真好比婚姻一样,是件终身大事,选择对方应该自己有主意。……父、兄、师、长所负的指导责任……就是帮助解决这些问题而已。”反对学书者一根筋地都去学颜、柳这“两朵大花”。而一旦选择好了,就要跟定这一个老师,实践功夫放在第一位,先专后博,这是下基本功,是最主要的。

对临帖的过程作出要求,即要在“摹、临、看(读)、背”上下足功夫。他说:“这些功夫的作用,摹是要得到其间架;看是要得到其神气;临可以兼得间架和神气;背则能使所学习的东西更为熟练,加深印象。”

在具体操作上,白蕉拈出孙过庭“执、使、转、用”分别讲解:

1、执笔:写字要用笔,正像吃菜要用筷子一样,怎样去执笔,这问题又正和怎样去用筷子一样。……是一样的简单和平凡。

指的职在执;腕的职在运。写大字须悬肘,习中字须悬腕,习小字可枕腕;中字仍以悬肘为目的,小字仍以悬腕为目的,此纯为初学者言。……“擗、压、勾、揭、抵、拒、导、送”八字法,说执运之理很精,它的形状,即古人所谓的“拨镫法”。

执笔的高低也是极有讲究的。……执笔的松紧和运指也应注意。

2、使转:关于运笔问题,包括笔法、墨法两项。笔法是谈使转;墨法是谈肥瘦。使转关于筋骨,筋骨源于力运;肥瘦关于血肉,血肉由于水墨。而笔法、墨法的要旨,又尽于“方”、“圆”、“平”、“直”四个字。方圆于书道,名实相反,而运用则是相成,体方用圆;体圆用方。又画欲平、竖欲直,说来似乎平常,实是难至。

3、用是指字的结构:结构就是讲点画、位置、多少、疏密、阴阳、动静、虚实、展促、顾盼、节奏、回折、垂缩、左右、偏中、出没、倚伏、牡牝、向背、推让、联络、藏露、起止、上下、仰覆、正变、开阖之次序,大小长短之类聚,必使呼应,往来有情。广义一点讲,关于行间章法,都可以包括在内。

执死法者损天机,凡是艺术上所言的法,其实是一般的规律,一种规矩的运用,所以还必须变化。……结构是书学上的方法,是艺术方面的技巧,而不是目的。换句话说,便是在书法上的成功,还有技巧以上的种种条件。

(三) 正行草书的进阶训练

关于书法诸体的学习,孙过庭认为:“偏工易就,尽善难求。”白蕉进而认为:“一个人成为书家,能精正、行二体已是了不得。”他分析篆隶书纯属美术,不是一般的应用。他的旨趣以实用为尚,认为:“由楷、正而及行草,以尽其变化,见其全貌,得其全神,此为最要。”故专论真、行、草三种书体的分步骤训练。

1、楷书由隋唐入手。他认为行草用笔来源于正楷,“欲工行、草,先工正楷,自是不易之道”。如唐代张旭虽以草书名世,但他的正书《郎官石柱记》竟写得精深拔俗。主张由隋唐人入手。“学者由规矩入手,必须留意体势和气息,此等议论,不可不加关注。……既经规矩和法度的陶铸,而后来的恣肆,学力已到,方是真才。”

2、行书以尺牍、闲文为最佳。“写尺牍与其他闲文及写稿,不像写碑板那样认真真、规规矩矩。因为毫不矜持,所以能自自然然,天机流露,恰到好处。行书要稳秀清洁,风神萧散,决不可草率。”他在分析了宋、元、明人尺牍少可观者后认为行书的极则——取法对象当为晋人墨迹和《阁帖》。

3、草书要能淹留。在取法上“学楷正由隋唐入手,但草书决不可由唐人的‘狂草’入手”。他认为王羲之的草书《十七帖》最宜上手,其他晋贤草书都很好。目标是“学草书不入晋人之室,不可谓之能”。

草书精熟之后才能够快,但是这个快字,在时间方面如此说,若在运笔方面讲,正须“能速不速”方才到家。

白蕉总结道:“作字不论正、行、草,先要放胆,求平正开展而须笔笔精细,贵恣肆而尤尚雅驯。得笔势,重意味,贵生动,忌板滞。……初学应从凝重、难涩入手,切忌故作古老。”